

日出行动计划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一些历史材料为背景虚构的一部惊险小说。

1945年春，希特勒在战场上的败局已定，纳粹德国的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希特勒的高级将领为了自谋出路，秘密与交战国勾结，进行政治交易。当时苏联长驱直入，先英美而进逼柏林，想以此取得治权。英美两国则既想保存实力，又想牵制柏林的势力。小说即以此历史条件为

德国党卫军的个别将领与盟军代表杜勒斯曾多次秘密会晤，拟定了一个代号为“日出”的行动计划。双方商定：德方要为“日出”行动计划全部付诸实施效力，交换的条件是豁免他们的战犯罪名。由于德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和利用，以及英、美、苏之间的明争暗斗，这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日出”行动计划的实施费尽周折，并围绕“日出”密谋展开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

全书故事曲折、情节惊险、对纳粹党羽覆灭前夕的垂死挣扎和罪恶活动都有较深刻的揭露。

主要人物表

- 艾利奥特 (男) 美国驻瑞士公使馆报务员，小说主人公之一。
- 杜勒斯 (男) 美国驻瑞士公使馆特别助理，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战略情报局在瑞士组织的领导人，“日出”行动的发起者之一，后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 奎恩特莱格 (男) 杜勒斯的助手，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
- 恩特韦拉 (男) 美国公使馆报务主任。
- 希姆莱 (男) 德国党卫军首领、警察总监、内政部长，后被希特勒撤职，被盟军逮捕后服毒自杀。
- 沃尔夫 (男) 德国党卫军上将，在党卫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希姆莱，“日出”行动的发起者之一。
- 勃兰特 (男) 德国党卫军将军，希姆莱的秘书。
- 施伦堡 (男) 党卫军少将，外国情报处长，希姆莱的亲信。
- 卡尔登勃鲁纳 (男) 德国保安总局局长。他一面利用手中的权力试图与杜勒斯作交易，一面竭力破坏“日出”行动。二次大战之后在纽伦堡被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 舒勒 (男) 帝国侦查长, 帝国特别调查官,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
- 特蒂克 (男) 党卫军上校, 沃尔夫的亲信, “日出”行动的参与者, 被舒勒逮捕后, 出卖了“日出”行动, 后自杀。
- 韦贝尔 (男) 瑞士情报局少校, “日出”行动的中间人。
- 威斯 (男) 瑞士情报局上尉, 韦贝尔少校的副手。
- 盖森 (男) 瑞士军方领导人。
- 加佛尼茨 (男) 逃离了德国的贵族, “日出”行动的中间人。
- 莱姆尼查 (男) 盟军亚力山大陆军元帅的副参谋长, 美国少将, 奉命到伯尔尼与沃尔夫进行关于“日出”行动计划的谈判。
- 艾雷尔 (男) 亚历山大的高级情报官, 英国将军, 和莱姆尼查一起来伯尔尼和沃尔夫会见。
- 克斯坦 (男) 希姆莱的按摩师, 他希望希姆莱释放所有的犹太人, 以换取盟国对他的宽恕。
- 玛嘉 (女) 希姆莱年轻时的女友。
- 格罗斯曼 (男) 希姆莱的副官。
- 格拉斯 (男) 希姆莱的占星家。
- 格哈特 (男) 德国党卫军将军, 党卫军霍亨里切医院院长。

- 奥 伦 道 夫 (男) 党卫军将军、党卫军国内保卫处长，后被盟国在纽伦堡法庭上判处死刑。
- 缪 勒 (男) 盖世太保，即秘密警察局局长。后投靠苏联。
- 海 德 里 希 (男) 曾任帝国保安总局局长，1942年在捷克被判死刑。
- 奈 比 (男) 德国刑事警察局长，后因谋反罪被希特勒下令处死。
- 维恩汀格霍夫(男) 一名参加“日出”行动的德国陆军指挥官，后率部在意大利投降。
- 多 诺 万 (男) 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
- 霍 特 尔 (男) 卡尔登勃鲁纳派到瑞士来同杜勒斯谈判的人，他发现了舒勒的阴谋。
- 拜 尔 (男) 伯尔尼商务银行经理。
- 厨 师 (女) 杜勒斯的厨师，德国间谍。
- 沃 尔 纳 (男) 德国驻伯尔尼公使馆参赞，德国间谍。
- 库 莫 尔 (男) 舒勒的总助手。
- 卡 米 茨 (男) 舒勒和缪勒早年在慕尼黑当侦探时的伙伴。
- 瓦尔德勃鲁纳(男) 同上。
- 克 拉 默 (男) 舒勒和缪勒等的早年伙伴，后被从警察队伍中逐出。在舒勒的帮助下，他得到了退职年金，并在瑞士定居。他所开的“雷埃”客栈后来成了舒勒逃避追捕的秘密落脚点。

- 利 丽 (女) 舒勒的妻子。
- 纽 斯 (男) 武装党卫军将军。
- 卡 纳 里 斯 (男) 德国海军上将，谍报局局长，因帮助密谋分子，被希特勒解职并处死。
- 菲 格 莱 因 (男) 党卫军将军，元首党卫军联络官，希特勒的老婆勃劳恩的妹夫，经舒勒的软硬兼施，参与舒勒的贪污案。舒勒的阴谋败露后，他被希特勒处死。
- 司达普拉曼 (男) 党卫军将军、党卫军预算行政处处长。由于他不听舒勒的一套，舒勒怕自己的阴谋被他识破，便暗杀了他，并伪造了他的签字。
- 湟 撒 (男) 德国贵族，拜尔博士的老朋友。
- 阿 伯 特 (男) 湟撒的老仆人。
- 玛 丽 莎 (女) 湟撒的女儿，后服毒自杀。
- 勃 朗 (男) 德国特务和秘密警察雇用的文件伪造人。他为舒勒伪造了司达普拉曼的签字，在舒勒的阴谋被发觉后，被盖世太保处死。
- 霍 格 尔 (男) 希特勒私人卫队的头目，党卫军上校。
- 凯 塞 琳 德国驻意大利陆军元帅，后率部向盟国投降。

第一章

一九四五年二月的第二周，上西里西亚的天气突然变得暖和起来，冰封的奥德河面，有些地方开始出现裂缝。

部署在河东，布雷斯劳南面的一支德国反坦克部队，眼看着河上的退路马上就要被切断，便开始向后撤退。但这与禁止任何德国士兵退却或投降的命令是背道而驰的。

反坦克部队朝着奥德河走去，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乘着装甲车，有的坐在炮架的炮手站台上。沉重的车辆使冰上的裂缝加宽了。为了分散重量，士兵们把长长的木板铺到开始解冻的冰面上。车辆沿着这些被压得咯吱咯吱响的轨道慢慢行驶，它们排成单行，每次只过一辆，队伍行动很缓慢。

太阳落山时，才有一小部分队伍过了河。这时，融化的冰块从上游推涌下来，犹如一场小小的雪崩。散乱的，旋转的冰块撞击在马身上。马蹄叩打着危险的冰面，下面有好几处裂开了。

牲畜、炮车和人被一个大张着巨口的黑洞吞没了，然后，漂来的浮冰又把它合拢起来。溺水者的尖叫和受惊马匹的嘶鸣，增加了混乱。这种情景使其他想渡河的人更加惊恐。从木板上滑到水中的车轮，在引擎的吼鸣声中仍在打着空转，但车辆却丝毫不动。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起初象个陀螺似地

打着转，然后画着大“Z”字的曲线滑下河去。

当冰上出现更多裂缝的时候，冻结的河面开始缓缓地移动。快渡到西岸的士兵们发现自己从选定的渡河点被带向奥德河的开阔地段时，便弃车向已经渡过去的伙伴们喊叫，让他们甩绳子过来。然而他们并没得到回答，只听见连珠炮似的冰层爆裂声。然后，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沿岸灌木丛中有一些一动不动的白色人影。当反坦克兵逼近这些埋伏着的人们时，有人发现这些穿着雪白伪装披风的人，袖子上带着党卫军SS●符号。过了一会儿，这些党卫军士兵向自己的同胞开火了，把浮冰变成了漂浮的灵床。

第二天，2月11日，当科涅夫●元帅来到奥德河东岸时，那些反坦克兵的尸体，正排成肃穆的行列，慢慢地向下游漂移。

更熟练地在裂缝的冰上铺好木板，更仔细地选择了渡河地点后，科涅夫军队的一支庞大的坦克部队，成功地渡过了河。

几天以后，朱可夫●在奥德河西岸，库斯钦以北建立了一座坚固的桥头堡，把绝大部分苏军先头部队推进到离柏林市中心不远的地方，驱车不到两小时就可到达柏林。

这个消息在首都传开后，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街头巷尾议论说，苏联士兵行军中不问青红皂白地杀戮和强奸。人们纷纷传说：各自逃命吧！现在该是各人自找出路的时候了。

①党卫军是德国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起初为希特勒的卫队和对付政敌的工具。希特勒上台之后成为警察部队。它原属冲锋队，后参与清洗冲锋队，并取而代之。党卫军罪行累累，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犯罪组织”。“SS”为党卫军的德文（Schutzstaffel）缩写，也是其标志。

②苏军元帅。当时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

③苏军元帅。当时任苏军总参谋长兼方面军司令员。

第二章

“先生，请听着。”海华德·艾利奥特说。他正坐在伯尔尼（瑞士首都——注）美国大使馆报务室密码电报翻译机前。这是一部改装的德国机器，看起来有点象综合打字机或小型电话交换机。他按着键盘，在一连串快速打印跳动的同时，译出了密电译文。“这个可以压倒一切，甚至对他们来说也是如此。请你听着，奎恩特莱格先生。”

奎恩特莱格留着平头，高个子，加利福尼亚人。他的每个动作都充满了紧迫感，也总想让别人具有这种紧迫感。他和平常的神态一样，一闯进来，就站在门口，急速地点着头，好象有些人和着摇摆舞曲打拍子一样。

根据打印出来的电报，艾利奥特口译道：

“某些不坚定分子似乎相信，一旦投降敌人，对他们来说，战争就会结束。据此，必须指出，每个叛逆者将受到控告和公正的惩罚。此外，其可耻行为将株连其家属，承担最严重的后果。情况查实后，他们将不经审判而被枪决。

“根据日尔曼人的传统，甚至对被俘投降敌人的也要诛灭九族，这是一项民族的职责……”他停了停又说：“猜猜是谁签的字？”

近来艾利奥特一直在监听帝国保安总局的内部通讯专

线，他很熟悉希姆莱不可思议的嗜血好杀和异乎寻常的自以为是。

奎恩特莱格放慢了头部的摆动，粗鲁地点了一下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有点儿出色，”他承认。“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阻止这些胆战心惊的坏蛋作恶呢？除非他们完蛋，要不，就是把他们的老娘枪毙了也不行。”他的音调改变了，变得审慎了。“希望你们这些孩子好好记下所有这些资料，并不全是为了情报，还要从战争罪恶的这个角度把它们记住。”

“我设想战争罪行法庭已经把这些资料搜集整理出来了。”

“必须确实保证。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人的疏忽，而使任何一个坏家伙逃脱绞索的惩罚。”

“我已经注意到了。”艾利奥特说。

“那我很高兴。”

他怒气冲冲地走进屋里，象每次谈及德国人时一样地生气。

奎恩特莱格有时要去接触那些他的领导人艾伦·杜勒斯派来的纳粹秘密使者。

“我告诉你一件事，”奎恩特莱格说。“我永远不会同他们握手。这是我的一条原则。”

“先生，那肯定会使他们感到尴尬。”艾利奥特情不自禁地说。

“说得对。”奎恩特莱格说。

“听我说，先生，”艾利奥特说。“我听说在他们来看杜勒斯先生时，他不拒绝彼此敬酒。”

“那是另一回事，”奎恩特莱格说。“你给他们一杯酒喝，

是让他们讲话。这同握手不一样。”

“反正你们用不着在同一个杯子里喝酒。”艾利奥特表示同意。

“对，”奎恩特莱格说，“对。”过了一会儿他又发现不对，便严厉地说：“你在同我捣鬼吧，毛孩子？”

“我做梦都没想过同你捣鬼，奎恩特莱格先生。”

“你最好别捣鬼，我告诉你。”

“是的，先生。”

“是的。”

艾利奥特是一个很聪明的青年，也许，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奎恩特莱格以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在局里只不过是一个警察。他总觉得自己被常青藤联合会●会员们贬低了。他们是杜勒斯先生为伯尔尼使团所配备的主要成员，他认为艾利奥特也是成员之一。他神态高傲，整洁漂亮，浅棕色的头发均匀地分开，朝后梳着，鬓角修剪得很齐，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他穿着活动衬领，颈系灰色针织领带，灰色的西装，灰色短袜，胸袋里装着三角形手帕。他说话温和，确实是一个机敏的家伙。

这些精明的年轻人都进过东方最好的大学，了解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的全部历史。他们从理论上对这个或那个不测事件进行研究并制定行动方案。奎恩特莱格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自己有些力所不及。但他取得的资格是更实际的东西。

密码室主任赫伯·恩特韦拉拿着一份粉红色电报走上前来。“这是刚来的，”他说着把它交给了艾利奥特。“是一

●美国东北部一些大学，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组成的协会。

份绝密件，所以交给你，是给杜勒斯先生的。”

奎恩特莱格说：“你译完以后尽快送给他。他要你们把一切都送到他公寓里去。他不能行动，又得了那该死的痛风病。我来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事，懂了吗？”

“先生，懂了。”

“那好。”

奎恩特莱格走的时候跟往常一样，急匆匆地面带怒容。

艾利奥特望了绝密件一眼。他发现那个标志，知道不能用机器译出。为了绝对安全，特别信件是用密码发出的，所以只能参照一本一次用的密电码译出。

恩特韦拉走到密码保险柜前，把它打开，站在旁边。艾利奥特查阅了一张图表，找出4月5日的密码索引后，查到了那一天的参考号码，从那里选出适当的密码本，拿到自己的绿色金属面办公桌上。密码词字中掺杂着一系列任意选用的字母，电文中加进这些字母后就变得结构混乱，难以被人破译了。

艾利奥特拆开一盒“吉士”香烟，抽出一支，用密码本配合译码索引，开始用软铅笔在单张横格纸上写起来，底下不垫任何东西。写完整个明码电文后，为了使人看明白，他又从头看了一遍，当他看清了刚才所译电文的意思后，微微地撇了一下嘴。他把文稿叠好，放进一个马尼拉硬纸的信封里。

“我要把它送到杜勒斯先生的公寓去，赶快。”

“我来安排车子，”恩特韦拉说着拿起了内线电话。

“我自己能行。”

“不行，你不能把绝密文件装在自己口袋里。你得和一个保卫人员一起坐公使馆的汽车去。”

这是一辆装有防弹玻璃的黑色“凯迪拉克”，两边的挡

泥板上飘着星条旗。所有的车门都牢固地锁着。保卫人员坐在司机身边。

汽车平稳地穿过达尔马茨奎四周的住宅区。这里，阿勒河与街道是平行的，它为居民们提供了方便，使他们能沿着河岸在树下悠闲地漫步。

但是，今天没有人散步。天气阴沉而寒冷。四月初，气候变化无常，有时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可是过两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下起雪来。有时，寒冷刺骨的暴风雨，和来自伯尔尼阿尔卑斯山脉的寒流，使人感到象刀割一般。

汽车经过一个废弃的网球场和一些房屋，上面写着动物园、游泳池，疗养院等等。附近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二、三层楼，是本世纪一、二十年内兴建的风格不同的私人住宅和富裕的瑞士公民的坚固寓所。其中一部分已属于各国使馆，房子的门上除了他们国家的盾形国徽之外，还有些别的标志，用以区别那些至今还是私人的住宅。

从公使馆开车到杜勒斯的公寓只要几分钟。它座落在阿勒河上游沿山脊的一条马路上，那儿有许多用漂亮的砂石建造的老房子。他住在君子街上宽路面和通向大教堂广场的地方。稍过去一点就是大平台，一块高高的，树木成行的台地。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片壮丽景色：整个伯尔尼城展现在你的脚下，伯尔尼阿尔卑斯山气势磅礴的悬崖峭壁，紧贴着河对岸。

“凯迪拉克”上的松软弹簧装置微微跳动了一下，车在杜勒斯的住所门前停了下来。艾利奥特下来按铃。厨师来开门，看见是公使馆的汽车，说了一声“啊哟”，便让他进去了。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坐在进门靠楼梯口的地方，他认出是艾利奥特之后，便放他进去了。

“让我来给你拿大衣吧，”厨师殷勤地说。艾利奥特把

大衣交给了她。

奎恩特莱格出现在上面的楼梯口。“好，”他一面说，一面急躁地弹着手指。“把它拿上来吧。”在等艾利奥特走上楼梯的时候，他急得整个身体不住地晃动。他想，这些家伙真慢得要命。

经过一段走廊，奎恩特莱格轻轻地敲着一扇门，等候片刻后，走了进去。艾利奥特拿着信封站在楼梯口等候。他开始掏香烟，可是再一想，还是不抽的好。

过了大约十五分钟光景，门开了。奎恩特莱格走出来，站在走廊上，背朝着艾利奥特，他宽大的身架差不多和狭窄的走廊一样宽。他正在送客，送的是三个男人。艾利奥特看不清他们的脸。奎恩特莱格带领他们沿着走廊从后边的楼梯下去。告别的时候，艾利奥特听到了鞋跟磕碰的喀嚓声。还看到了一只伸出去的手。由于奎恩特莱格明确地拒绝握手，那只伸出的手又马上缩了回去。

来客们顺着楼梯下去后，奎恩特莱格接着朝艾利奥特走过来。

“好。进去吧，”他说。“他想口述一个回电。”

杜勒斯坐在一张矮矮的沙发上，左腿直挺挺地伸着，膝关节下支着一只有软垫的天鹅绒脚凳。只穿着袜子，没有穿鞋，身边摆着一根手杖，嘴里含着烟斗。房间里满是烟雾。桌子上、餐具柜上和地板上，到处放着各种文字的信件、卷宗和报纸。

看上去杜勒斯身体不太好。他显然在发烧，很痛苦。发黄的脸上渗出一层汗珠，眼光暗淡。他戴着没有镜框的眼镜，眼窝深陷，胡须已有些发白。看上去决不止五十二岁。

艾伦·威尔斯·杜勒斯的公开身份是伯尔尼美国公使馆

公使特别助理。1942年11月，他到任后不久，一家瑞士报纸刊登了一篇报道，称他是美国特务机关战略情报局瑞士机构的领导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他并未加以否认。他的观点是：处在他这种地位的人必须让人家知道他不是白吃饭的。这就招致了一些古怪的人上门，甚至还有一些令人十分讨厌的家伙。可是杜勒斯却喜欢说，只要对美利坚合众国和自由世界有利，干他这一行的人就必须随时准备亲自和魔鬼打交道。因此，当希姆莱党卫军的秘使试图和他接触时，他没有拒绝。他一直愿意秘密地会见他们，或者派他的一个助手去倾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他的一些下属讨厌这种接触。但是，杜勒斯对历史，对保护美国生活方式的使命，有长远的眼光。因为，他历来坚信，他和上帝是站在一起的，他可以看着魔鬼的眼睛，甚至给他一杯酒，一枝雪茄，即使这样他都不会感到不安。他总是坐在那里，吸着他的烟斗，客气地望着他的客人，不管他是谁，都是按实效去考虑每一个建议的得失。

当然，见这样的人是要冒一点风险的。有时候，杜勒斯在看到报纸的一些标题时，感到烦恼。譬如：罗斯福总统的代表接见党卫军高级官员。为此，他总是在他的某一个秘密公寓里进行这样的会见。他在伯尔尼和苏黎世的城区或近郊有许多秘密公寓。但是，这该死的痛风病却使他动弹不得。

当利艾奥特拿着那个马尼拉硬纸信封走进房间的时候，杜勒斯皱起了眉头。他怀疑会听到使他不高兴的事。他刚要伸手接信封，又想起自己素有遵循各种旧式礼仪的好名声，于是他说：“谢谢你，艾利奥特，很高兴你到这儿来。我得了这该死的痛风病，膝关节不能动；该死的。……”

艾利奥特低声说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

“血液中尿酸量过高，恐怕这几天我还要让你跑几趟，一直要到我能走动为止。走点儿路你不会在意的，年轻人腿力好。听说你网球打得不行。……”

“有时我能打败奎恩特莱格，”艾利奥特承认说。

“那还是不行。”

杜勒斯似乎在故意推迟阅看电报的时间。

“现在给我弄一杯苏格兰苏打威士忌行吗？”他说道。

“医生说痛风病不能喝啤酒，但是可以喝威士忌。那是应该感谢——嗯？”他抿着嘴笑了。艾利奥特走到条桌前，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虽然他第一次听说痛风可以喝威士忌，但他用不着和杜勒斯先生争论。在伯尔尼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杜勒斯先生是多么重要，他和总统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他的家族关系是最高级的，在他的家族里曾有人出任过国务卿，难道不是吗？

艾利奥特把酒拿来给了他，杜勒斯喝了一大口。他伸出手来要信封，然而在最后一瞬间他又改变了主意说：“你把它念一下吧。”他把眼镜推到潮湿的额头上，轻轻地按摩着眼球，等着听那来自华盛顿的三重加急的信息。

艾利奥特撕开信封，用呆板的语调念了起来。

华盛顿

日期：1945年4月5日

紧急——绝密

李海海军上将致艾伦·威·杜勒斯

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杜勒斯注意以下事项：

1. 同俄国人关系趋于紧张。斯大林致以罗斯福一封措词激烈的长信，指责他在伯尔尼干秘密交易，以期德国人“开放

西线战场，允许英美军队挺进东线”。

2. 罗斯福以私人名义致函斯大林说：“我担保从来没有在伯尔尼进行过任何谈判，我觉得你们的情报肯定来自德国方面，他们竭力在我们之间制造纠纷，以图在某种程度上逃脱他们的战争罪责。如果那是党卫军上将沃尔夫到伯尔尼的目的，那么，你的信便证明了他取得了某种成功。”

“目前，胜利在握，如果因为这种不信任和这种缺乏诚意，而使整个事业受到损害的话，那将是一个历史悲剧。……

“坦率地说，我不得不对你们的告密者深恶痛绝，不管他们是谁，因为他们对我的行为和我在伯尔尼的可靠下属作了卑劣的歪曲。”

3. 据此，再次指示杜勒斯不要进行已经或可能被猜疑为违背我们自己和俄国人商定原则的任何活动和谈判。

杜勒斯听完后，轻轻地说了声“妈的！”

“我认为他们不信任沃尔夫，”奎恩特莱格说。“我想他们觉得沃尔夫是在让我们干劳而无功的事。”

“他们不了解沃尔夫，可是我了解他，”杜勒斯说。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不能怪他们不信任他，”奎恩特莱格说。“考虑一下他是个什么人。”

杜勒斯突然想起艾利奥特还在房间里等候吩咐，他转身对他说：“好吧，艾利奥特，坐一会。稍微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

他闭上眼睛，泰然地抽着烟，全神贯注地思考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道：“行了，把这个记下来。”他开始口述：

艾伦·威·杜勒斯致李海海军上将：